



二程全書第三十七

外書第八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
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
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底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
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曰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敬則偽矣

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

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之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言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曰謂君子食無求飽焉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蟻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二程全書第三十七

二程全書第三十八

外書第九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悠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
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
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
意舊矣但曰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
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弑其君實皆
後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
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于方伯近
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
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
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第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
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

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
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槩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
人所寓微意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刺曠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
國至於不可立德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
矣

春秋大其重國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顛更事
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即潞公甚喜

二程全書三十八

大全集卷三

聖人未嘗無怒也一家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眾獨聖人未嘗
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
人未嘗無怨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
和
荀卿才高學而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
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
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

箇義理便道中庸矣作到

向日典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點烈底性日則自然
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脉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
醜惟僧舍井小甘不發令婦女往汲之乃祭之既祭
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脉是
一溜也又如在家城寺中水醜寺外即耳一日觀其

墻下有地穴一旋裂於是試令近墻鑿井遂亦苦只
是要相地也如何

冬挑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挑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國政葬只是臺中人為之要得只極其術
以營利也

有人墓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
事雖未必然然掘埋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三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尚作必非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
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
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
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
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且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
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
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熟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熟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
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
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

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繆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
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
敗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
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於禮無主獨當其任義不
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
人殺賊也

陳是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

立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謬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言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又有事安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意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一有主言然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

字誤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為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項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錦客當不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去蠶米麥穀閑人妨農工致辭訟歲賦盜州
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云等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
秩為準正叔語真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
上天降鑿之靈官史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
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
衣服

汝之多瘦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
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瘦治之之
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
折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
傳世未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
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
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蘖為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
知飲食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為力極可恠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
蓋為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聶寬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鯀魚其同行者有不

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
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
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大一湫魚自唐以來自
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
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
也伯厚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為
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使
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
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

不能為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為已子而殺人子
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
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金斛之量江海亦大
矣然尚有限性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
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
敏中既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
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
行李泚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公運使又退

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湯自煎而會做得三路運使
無管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
動又于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于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
一要之其姓蕃行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
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
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
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為黨也澤州
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為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
言毫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
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為身之恥今學佛者反
以為幻妄此誠為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
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
為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
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為其罪重
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
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
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
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
為幻妄而謂有天堂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
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

盡為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為袖夜食
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敷陽
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柰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
是這本

時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

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和為宣州簽都一日差子某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軼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自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充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本可以為柱理也其所以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至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言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曰從道或以問伊川

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揚中立問四象子言四

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重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

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

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

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莫之敬讓而身自

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遽也然寒暑之交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

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

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敬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望能養浩氣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曾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冬中其病

三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掃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

夫釋末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古丞沮止跋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顛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顛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為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

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并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

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語錄潘千之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

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沉吟着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

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及本人之

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婚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

先生曰豈有生為親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

送一皆謝遣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

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曾中無事如此有

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曾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這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死矣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

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但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道古人多忠誠故為

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弊也

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

一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史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

不可使後宗子以祭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

見天地

朱公按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整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

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數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阜居士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

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

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崇寧初造致重言程顥以邪說誘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定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願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大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

謂學於願兄弟則不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两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酉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云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遠致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庭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日馬伸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

所利公無業官則官不空慕也廷炎問伸為御史論
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語人曰孟子可識心也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文

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後嫁取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散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
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
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師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
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岩見村民
瓜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闔延虎食其肉
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
成而二蘇從哭温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
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
塵糟敗粟叔孫通也言其自是時時謹伊川他日國
忌禱子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
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者喪不飲酒食肉忘日喪
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

夫菴食素春黃葷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
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關禮乃曰正叔喪禮何
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
讀喪禮乎伊川不荅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
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
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足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
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忘此必至於彼故

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其病中與極之語曰
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
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

段溫州傳錄

程氏自先生元氣無形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
帛埋命曰魂遊野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婦人惡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
道

明道先生每與人議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

謝頤道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

云是

尹子曰先生請論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

是年九月張之輒利醫者誣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

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七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

被體坐竹林舉手相揖煇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

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本微煇既還十七日有叩

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温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

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

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為

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

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傾以考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

不歸見上司馬公許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

氣有限養得仲尼已且多也聖賢以純氣生須和氣

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踈暗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踈暗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齊之語曰善武王之武未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着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

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温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
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可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示數又不置一物葬
之曰括左近父老嚮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
而淳夫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
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為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設淫邪道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
可以考其書然本意難為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
曰勾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
有功水土者為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
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
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闕曰講武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
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言而為之
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立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樂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二程全書第四十一

二程全書第四十一

外書第十二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物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
可哉蓋視義為去也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
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子曰義無對
御古人傳簿或其中有家廳向火分廳與敵之語熙寧初
程伯淳入其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與食分廳向火
伯淳為子言

右二事見學史 王得臣字夢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

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其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 言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溫公莫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吾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並地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目

當親親之意而不可叙蓋以林

蓋昭穆高下未

知也

右一事見呂

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

五日戊寅內侍至宣贊善傳旨權罷

講一日二十

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

微傷食物曾

樂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詔是

日正叔各講畢

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

權罷講臣等

驚聖躬別無事否臣曰別無事自初

御筵英至是始發德音

一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怒乎因

言入君當推仁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
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云進說
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丙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
讀二十八日移講讀既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前通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為延
和執政得一賜坐殿外已為至崇豈可使講讀小臣
坐殿上違咸造勿襲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脩述英
閣多置軒窓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脩延義閣簾內
云此待別有學事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通英進講文公以下預馬通英新修展御
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櫓前簾設青幕
障日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醇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論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小
魚恐近冬難畜記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
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為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宋光宗字公茂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
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淑

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
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而六后於哲朝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
命姑之命何而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
之言得之矣

元豐六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
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
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獨
除監司顯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

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
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
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
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密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
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惡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
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
醇夫宋公按杜老錫伯溫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
對語公子雲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
言何事荆公曰新法起為人沮矣程君議雲箕踞以

坐大言曰為韓琦嘗稱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
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
可預姑退秀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掌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宗
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皆名侍立終日上屢曰
太師少休頃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
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且敢
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
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
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克夫辭簡注得罪張天祺
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恨衆人以為不可
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益深徒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又自緩委曲平
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
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瀘溪江中流紅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得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反岸同舟有老父問曰
當知危時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
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注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敵廬廳後無門由亭舍委曲以
出先人既沒伯溫鑿鑿為門待講先生見之曰先生
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
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
私意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入未經校

責者宜慎之恐其或自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邵伯溫字子文康節先生

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三人在其間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不
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
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配天地為一出此等語自不
覺其子地位未始則此故曰天未欲專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先之世合我其誰聽夫所命未能
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悉先生曰充擴得去則
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茂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
道箇難言也便知道漢社稷有尔許大事者是不理
會得底便撐拄胡然焉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來嘗慕而學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少病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

或問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
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利鑄
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
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
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酒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
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
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
人去重使歸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
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五
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云就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關甚家
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後天
之謂性處便關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化又渾不曾重解句釋但優游玩味
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德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
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雖是體察得理
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
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
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
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
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是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
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
又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
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
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
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忘乎去念助則近於

習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復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
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
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既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
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

一本作伊川

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
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着
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重

每進語相契伯醇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醇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醇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醇墳嘗待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墳圖曰吾儒後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
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
頭乃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
友矣

音錄五經語作一冊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明憲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
汗面赤先立曰只此便是則隱之心惻然有隱於心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
人寸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轉却一兩字點

評按地念過便教人省悟五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醇曰可矣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且做三四月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力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醇責之邢曰無可說伯醇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扣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推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道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目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焉其背曰大哥你怎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

問其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
道曰加洛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
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字不得

明道語云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也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後言皮上過我喫飯後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者斷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
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飯是入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

門人

明道云必有閑雅棲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
一拾價

明道在穎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三友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生是建安林之寧出入路公門下求

教落公云京此中無相益有一程先生者可往從之

因使人送明道志寧方語之夫及先生先生謂不

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入誠實員

但聽悟不反先生故明道每言揚君聰明謝君如水
後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
夷狄矣嗚呼有務讓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堂嘗言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
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揚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里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
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

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
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
民凶年飽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
為畫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
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教
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
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彙錄楊公之子迥所記

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

覺顧謂曰賢蓋高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中引唐翁以晚悟人主講退范克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此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一曰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初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

此甚善呂巽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着

和靜偶學讀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話言僕云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類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

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才着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

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
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
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
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
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
和靜以此為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
光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
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
縱使其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
字孝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醉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
良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
有多少般敬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敬伊川曰

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為恣禁紂性也竟舜偽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從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岳照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

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眼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一僧撞鐘和靜曰說者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領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曰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與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
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受衣皂或薄褐袖襖其袖亦如常人所
戴紉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
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
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

先生嘗問伊川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
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
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
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
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
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
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
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

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看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
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百苦又有蜀人
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
十年後子方可作謝又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辛初以文聞於
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疑益伊川曰主一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來看得更親切寬
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神中致敬符其心

以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原
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
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
言下有箇首肯處

謝以問學於伊川荅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
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
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去先生曰其謂仁者公而
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
焉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着心處明道

伊川嘗嘆道學止一日温公謂明道某近口有箇着
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温公曰只有一箇中字着
心於中甚安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
却只是博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患念
珠却似首之誠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着心只那
着的是何

謝頭道久往太學生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
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
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者如是也頭道復還次年獲國

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書韓在穎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成諸
子姪使置一室至於脩治家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
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
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
徒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
皆逐去之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彬名宗質

三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
惡成於斯須不思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
驕富貴有何不可也嘗一若彼介甫公僕到給事

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頭道自蔡州來洛中一得與久久之
伊川謂先生及張子敬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
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幾如所成謝曰此果方會得
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所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
塊坐一室未嘗通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
瞽遂娶焉過常人伊川曰甚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然其進銳者其是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
洛中監水南雜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教

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孝明
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
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
父母遺體偶倡此其可乎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後伊川一日伊川遣之
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光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
生曰賢德只為將事父母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
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
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
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亦是其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
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
諸人謂子斯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
來依先生之門受學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
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領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輩善後法之變皆曾子酌之晚年亦
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
後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
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睽
必能變之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

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
宜損益此良可從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 問

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
中須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
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語密謂子
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一重二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
待食因後容道吾意彬叔待食如所戒試告之先生

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矣以是為詰朝遂
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
別

王子真雖來洛中居於劉壽百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
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
過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
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致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
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求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
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
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

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
生欲求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
伊川以其誠意待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
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
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
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
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
不出

孟敬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

端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
其後頃後事生事一日詰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
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二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
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
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六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
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
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掃灑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
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

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
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

師之

不出虎皮也

是日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
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恠其太甚
也有旨只令折五分以饒進偶嘗藏府曰習使然也
却令知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合以密示嬪御
曰切勿語人朕嘗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
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右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

今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
夜中甚飢思燒芋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
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甚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揚中立谷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
疑伊川曰揚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李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
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
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
裏先生疑之曰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
得大學西銘者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文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
否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
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
才說便點頭會意徃徃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
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
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節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
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又從學于
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
是措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欺

若未自得也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脩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六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實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其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慮舜為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閑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

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此是不守本分也後
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
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
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
才說盡分便不消說爾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
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
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
曰為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伊川伊川問之先生
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
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初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
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
之事自先生時尚坐懸因取論語中一說仁事致思久
之忽有所得遂告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
伊川沈思久之曰忍而至此學者有所難及也天心所
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三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此心經夫唐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
足以垂世唐先生論多與伊川同宗在房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示門弟子請益石及
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
子非所請不致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
受之歸伏讀數日後元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
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
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靈天
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
而言焉耳

通鑑論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
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緩之斯來
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
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
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
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
致有為之憂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或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為士終乎聖人所以明之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言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猶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召太學歸蔡過行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

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羨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定夫字

誤當作題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說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孝弟之道孝弟而已矣
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亦與和靜商量請
人見和靜和靜曰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
能盡孝弟之道者性安處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
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
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
此說鮑又曰尹季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
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其何敢秘其說但恐
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

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
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
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
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
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
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後空寂
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

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
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頭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譚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譚語曰
明道問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後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
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
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
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
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發為慄失
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舍去如
斯遠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黃信伯門人信州周急所

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貴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
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
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
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愈廢或者似有得

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彥善文集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刑惡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邪惡後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是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水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棟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索小問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法司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感嘆曰三代
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
訓是本中字君仁原明待講
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元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
為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
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
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
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
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
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
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
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
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添養不要疑說是以道常說頃
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
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交惟先生在願因先
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
十年蓋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可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
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
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
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
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
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
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
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口強安肆日偷蓋
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呂氏雜志同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
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
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
矣親見呂舍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及
震澤書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為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
曰其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

時事雖變京安致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
省記此

右二事汪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
人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
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
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
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迹
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

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一旦惟勸導以所不
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
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
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三代之說無忘臣之
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忠有所疑伏
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
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
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筵英學士以下
侍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
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

也

右孔文仲音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
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
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
以伉直稱然意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
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結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
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
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